

T 9299/1142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8

稗史彙編卷之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地理門

夷方類北夷

韃靼

韃靼始起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赤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恭謹而孝遇父母喪則剡其面而哭所謂黑韃靼者甚貧且拙亦無能為但知乘馬隨衆而已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

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頗有顴骨眼嵌員突髭鬚絕少狀貌頗醜人生長鞍馬間出入習戰逐獵乃其生涯故無步卒悉是騎軍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民人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數十人足備則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填塞濠塹或供鶩洞砲座等用不愔數萬人以此攻城無不破者凡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每留一分爲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有差

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凡有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于諸國又于重午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牧養至八月一日咸集於燕都而後啟行地豐水草宜牛羊馬畜其馬初生一二年卽于草地苦騎而教之却養三年而後再騎是以不蹄齧千百爲羣亦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隨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至困倦飲馬乳以塞饑渴凡乳

馬之乳可飽三人或宰羊牛為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為糧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為奴婢必米食而後飽乃掠米麥而於札寨處亦煮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可煮出師不論貴賤多帶妻奴子而行管行李衣服財物之類諸酋妻戴顧姑冠用鍍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金珠飾之有杖一根用紅青絨飾之又有大神衣如中國鶴髦寬大曳地行則二女奴摠之國主出亦有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絃琴

彈大官樂等曲拍手為節其音甚低其舞甚異韃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更不接盞見人飲盡盃酒者乃喜之

胡入中國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辯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為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滅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

覲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競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向在江左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瑭亟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旣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表不暇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啟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曆數全歸于胡綱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啟之也故曰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靺鞨國

自天方國

靺鞨國王闡揚教法國人悉遵教規不敢違犯其國人物偉壯體貌頗黑男子纏頭穿長衣足着皮鞋帶蓋頭卒莫能見國法禁酒民風和美無貧難者

犯法者少乃極樂之界再行半日到天堂禮拜寺其堂番名愷阿白外週如城有四百六十六門門之兩傍皆有白玉石爲柱共四百六十七對其堂以五色石壘砌四方平頂有沉香木五條爲梁以黃金爲閣滿堂牆壁皆薔薇露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不絕上用皂紵絲爲蓋薔薇二黑獅子守其堂門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到堂內禮拜皆將所罩紵絲割取一塊爲記而去割盡復換堂左有司馬儀聖人墓其墳壠是綠撒不沈寶石爲之長一丈二尺高二丈闊五尺圍墳之牆以洱黃

玉壘砌高五尺餘城內四角造四塔每禮拜卽於塔叫佛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亦石頭壘造整飾華麗氣候常熱並無雨及霜雪夜露甚重草木賴滋米穀頗少皆種粟麥豈黍瓜菜每瓜用兩人擡之亦有綿花樹高二三丈一年二收長生不枯牲畜皆有土產薔薇露俺八兒香麒麟獅子駝鷄羚羊草上飛并各色寶石珍珠琥珀珊瑚等寶以金鑄錢使用徑七分重一錢有十二成色宣德五年差內官鄭和往各番國開讀賞賜因畫天堂圖本回京其驀加國王亦差臣將方物進貢

唱熱國

唱熱國之最小者不知其始所居後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賓州近混同江江卽古粟末河之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毒人恐其不驗貯指甲內彈之於茶酒水內或猝死或半年亡或一年亡又有解毒者

白霽奚

奚本號庫莫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爲匈奴所破竄居松漠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達奚薄奚統奚吐

奚四氏皆其部族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末居陰涼川在幽燕西南卽白霽蠻有鉢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強奚乃舉部屬役於霽有東西奚之名

都播

都播國鐵勒別種分爲三部自相統攝其俗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多百合取以爲糧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爲服國無刑罰偷盜者倍徵其

賊出神異錄

骨利

骨利國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國有勝兵四千地出名馬晝長夜短天色正曛煮一羊胛臄熟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也

出神異錄

回鶻

回鶻自唐末浸微後有入居秦州為熟戶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醴以指染血塗于佛口或捧其足而呵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天齊語燕人或俾祈禱多驗嬾人類男

子着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罩首而見其面

虜人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董鬻宣王之儼狃幽王之犬戎威公之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至戰國遂有林胡島之名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序狄事自秦以前皆命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為國號云若以時勢求之則蒙恬所却之胡云酋長即頭曼也

故漢史曰頭曼不勝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
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有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
著其義曰撐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
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它虜雖盛莫之與比後
魏之世蠕蠕杜倫始改稱單于也爲可汗者其擬
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突
厥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鍊工役屬蠕
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者堯牟也以堯牟名國明
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居之地三垂薄
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若
元魏拓跋本亦北虜其勢旣盛乃竊用中國禮樂
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故皆不錄唐
自突厥以來其強大能與中國抗者薛延陀回紇
沙陁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掠入境其
實西戎之類也

回紇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鍊勒薛延陀者回紇
之部落也貞觀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
最雄強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
太宗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爲汗海

部都督多質葛部為燕然都督凡六部都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破拔密自稱骨咄祿毘伽闕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鞬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時塞甚不遠而又盡九姓之地者曰藥葛羅曰胡咄葛為族凡九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盡得古匈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長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在唐之中世北虜最強者也

匈奴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犛牛

所生一種短項矮胖乃獾狻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燾一種乃塔巴亦罕之種元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真是稱大蒙古都長安僭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里後居山陰號鞬鞞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僭居中國稱帝

撐犁孤塗

玄晏春秋曰計君義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
匈奴不識撐犁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
奴曰撐犁天也孤塗子也匈奴號單于猶漢人言
天子也

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爲固至北狄則不立城郭爲
護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兵至如飈風祛電居
處不常難得而制漢序西域諸國則築城有守行
國則不立城郭乃馬上爲國者也

鴈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方酋
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
鴈臣

夷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
機後有人自虜中歸云虜人呼爲阿保謹以爲傳
聞之誤予嘗聞之蓋夷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之不
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損薦其後改爲乾薦
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其語音與
中國相近者呼之故隨時更改而莫能定也

狼獾夜市

狼獾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惡

無啟民

無啟民居穴食土人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為人

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

八年化為人出酉陽雜俎

奇肱

奇肱國其民善為機巧以殺百禽能為飛車從風遠

行湯背西風又稔奇肱人車至于豫州界中湯破

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

其國去玉門西萬里出博物志

秦漢河南

漢史凡紀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之河

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

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

大漠

趙信既降匈奴之後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漢軍故

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漠者

言沙磧廣漠望之漠漠然也後史家變稱為磧磧

者沙磧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
玉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而設二
關者自此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天山

天山即祈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祈漫羅山蓋
虜語謂祈連也時漫羅者言皆天也通典元和志
于張掖縣既著祈連山矣而伊西庭又云州皆有
此山則是自張掖而西至桂州相去三千五百
里天山皆周徧其地則此山廣長可知矣

陰山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陰山
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
漢本文攷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
為河南者悞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固出朔方鷄鹿塞至
涿耶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出塞三千
餘里刻石勒銘記漢威德燕然山者在速耶烏之

地而速耶烏必在漠北非薊之燕山也

焉支山

元狩三年霍去病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步狐奴
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
下通典甘肅州剛州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焉支者今之胭脂
也此山產紅藍草爲胭脂而闕氏資以爲飾故失
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靖縣山有林木青白望之如駿馬

北人呼駿馬亦爲賀蘭山

契丹

契丹之始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
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黃河而下與爲夫婦
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落一曰狙背利部二
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
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溫部立遺
像于木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
來之物也後有一主號曰廼呵此主特一鬮髀在
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

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入穹廬復髑髏
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復有一主號曰啗呵野豬
頭居穹廬中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
其妻竊視其豬遂失其所復一主號曰晝里昏呵
惟養馬二十口食十九留其一馬次日復有二十
口如之羶中枯骨化形治事戴豬服豕罔測所終
厥後牛馬死損詞訟龐淹復遭風雨霜雪之害遂
衰微八部大人復稍整兵三年一會於各部內選
雄勇有謀略者立之舊主退位例以爲常至阿保
機爲衆所主後併七部而滅之契丹始大契丹部

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理
至阿保機變家爲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爲橫帳所
居地名曰世里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
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
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
婚或諸部族自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番著族惟
耶律蕭氏二姓契丹國在庫莫奚東唐所謂黑水
靺鞨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好爲寇盜父母
死不悲哭以其尸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
骨而焚之因酌酒祝曰冬月時向陽食我若射獵

時使我多得鹿兔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契丹
初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事後分爲八部部之
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
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
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
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
由是阿保機益以威主諸國不肯代立九年諸部
其責謂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會諸部曰
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立一部以治
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山有

鹽缺之利乃所謂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
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漢人
安之不復思歸阿保知衆可用使人告諸部大人
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
而不知有鹽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其
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
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契丹
官制賤他姓貴耶律蕭氏二姓其官有契丹樞密
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比面在牙帳之比以主
番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行宮都總管司謂之

南面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隱宗正寺也夷離
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院也外官多取中國
者其十佐吏則有敕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
古分奴領兵馬則有統軍侍衛控鶴司南王北王
奚王府五帳分題歌東西都省大司兵又有國舅
軫轄遼輦裳袞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頻
必里九克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五治大師一百
六百九百家爲奚室凡民年十五以上四十以下
皆籍爲兵將舉兵必殺牛馬祀天地及木葉山神
禱之以金魚符調發兵馬其促馬及傳命有銀牌

二百軍所含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每
其主立聚所得人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生口及
犯罪入沒者別爲行宮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旣死
則設大穹廬鑄金爲像朔望節忌辰輒致祭築臺
高丈餘以盆焚食謂之燒餈契丹十宮而各有民
戶出兵馬阿保機曰洪義宮德光曰永興宮兀欲
曰積慶宮述律曰延昌宮明記曰章敏宮突欲曰
長寧宮燕燕曰崇德宮隆緒曰興聖宮隆慶曰敦
睦宮隆運曰文忠宮王府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
西樓木葉山曰南樓竜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

凡受冊籍柴升其上大會番夷其下巴乃燔柴告
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諱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
直四鼓將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卽
射柳枝諱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契冊母與
番官胡服國主與漢官漢服番官戴羶冠上以金
花爲飾或以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
遺像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
窄袍鞞鞞以黃紅色條裡革爲之用金玉水晶碧
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帽無簷不掩雙耳額前
綴金花一枝上結紫帶末綴珠珞或紫皂幅巾紫

窄袍束帶丈夫或綠中單綠窄袍中單多紅綠色
貴者披貂裘以紫黑色爲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
者披貂毛羊鼠狐裘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幹鞞
勒輕快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鶩項鴨頭爲扞腰契
冊以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撻魯
河鑿冰釣魚冰泮卽縱鷹鷂以捕鵝雁夏居炭山
或上都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
吹角効鹿鳴旣集而射之宋真宗時晁迥往賀生
辰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國主射獵領帳下
騎聲扁鼓迭泊鶩飛鵝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

射馬契丹有鄉府省三試之設分兩科曰詩賦曰
經義魁各分馬三年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
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
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其第一
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
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
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爲正科法律爲雜科若任子
之令不論文武並奏蔭亦有員數契丹正月一日
國主以糯米飯白羊髓相和爲團如拳大於逐帳
內各散四十九箇候五更點國主等各于本帳內

窓中擲米團在帳外如得雙數當夜樂飲宴酣如
得隻數更不作樂便令師巫十二人外邊遶帳撼
鈴執箭唱叫於帳內諸火爐內爆鹽并燒地拍鼠
謂之驚鬼本帳人第七日方出乃禳度之法北呼
此節爲奶捏離漢人云丁日也契丹以二月一日
爲中和節大族蕭姓者並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
席此爲轄里耐漢人云請時也至六月十八耶律
姓亦請蕭姓者如之三月三日國人以木雕爲兔
分兩朋走馬射之先中者勝其負朋下馬跪奉勝
朋人酒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此爲淘裡化漢人

云兔射也五月五日午時採艾葉與綿相和爲艾衣七事國主着之番漢臣僚各賜艾衣三事國主及臣僚飲燕勃海厨子進艾羔各點大黃湯此爲討賽離又以雜絲結合歡索于臂膊婦人進長命縷宛轉皆爲人象帶之七月十三日爲中元節夜國主離行營向西三十里卓帳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國主却歸行營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却早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噉三聲謂之送節此節爲賽離捨漢人云月好也九月九日國主

打團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於地高處卓帳與番漢臣登高飲菊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此爲必里遲離漢人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爲酒酒戶間辟惡冬至日國人殺白馬及雁各取其生血和酒國主望北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如中國之岱宗云每年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禁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正月十三日放國人爲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討漢人云偷時也契丹行軍不擇日只用艾和馬糞於白

羊毛琵琶骨上正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卽不出出
軍每遇午日起程如不用兵亦排辦望西大噉聲
言午是北朝天王之日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
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捏骨地者卽
跪也契丹每歲十月二十三日國主起雜化甸往
西北約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永興甸行柴冊之禮
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圍內宿泊先于契冊官內
揀選九人與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戎主所
着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許別人知
覺於當夜子時與戎主共十人出小禁圍入大禁

圍內分頭各入一帳每帳內只有膾蠟一枝椅子
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冊大人
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膾漢語是提認天子也若
提認得戎主者宣賜牛羊駝馬各一百當宋國大
王戎主親弟於第八帳內提認得戎主番儀須得
言道我不是皇帝其宋國大王却言道你是皇帝
如此往來番語三遍戎主方始言便是出帳來着
籍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次拜七
祖殿次拜木葉山神又次拜金神冊次拜太后次
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籠受冊次入赤

龍殿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同出大禁圍却入小禁圍內與近臣上番儀臣察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五日却來受南朝禮物小禁圍在大禁圍外東北角內有壇帳二十三座大禁圍每一面長一百十步內有壇帳十座黑壇兵幙七座大小禁圍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鎗刀旗鼓弓箭等籍上錯成番書泊字漢語証軍字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語謂之掠胡與俗傳是陰山七騎所得黃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雕彩裝嘗於木葉

山廟內安置每一歲新戎主行柴冊禮於廟內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祖眷屬亡人俱是木胎着紅錦衣亦於木葉廟內取到柴籠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帶皮榆柴疊就上安黑漆木壇三層壇上安御帳當日戎主坐其中又有契丹臣寮三百餘人

虜主相問

宋元祐五年遣使爲契丹賀正虜主問范純仁今在朝否賀使曰純仁去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又問何故外補賀使云純仁病足不能拜暫

令補外養病爾虜主乃顧左右微笑又問呂公著如何外補賀使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補乃咨嗟曰朝廷想現闕人賀使曰留用舊人賀使北歸不敢以是載于典錄嘗因便殿奏陳上微語曰因通書說與純仁來看又八年純仁再入相上首以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書說純仁曰不曾得書

金國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女舌音訛爲女真又曰慎肅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

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唐正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卽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不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番二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真爲患誘豪右數十家遷家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隸丹咸州東分界入官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丹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者熟女真也

回霸者非熟女真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長小者千萬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蓋以板或樺皮墻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耨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纒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揜覆以綢繆之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王以厚毛爲衣非入房不徹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

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真道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如飛濟江湖不用舟楫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顛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金珠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女無別嗜酒好殺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候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辯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歛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刻減謂不好爲刺謂酒爲勃蘇謂相殺

爲蒙山不屈花不刺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
爲號職皆曰勃極列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官也自
五戶勃極列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緩則射
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卽君事無大小必以卽
君總之雖卿相亦拜馬前而卽君不爲禮役使之
如奴吏凡用兵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亦相接弓
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
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人不可出携不滿百枚其
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搥鼓
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

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能負什伍
戰沒之尸以歸卽得其家貲凡將皆自執旗人視
旗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
粥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
產人參蜜臘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
鷗海東青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豬白彘借鼠貂
鼠其人勇悍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畊種好漁
獵其樂惟鼓笛其曲鷓鴣第品高下長短如鷓鴣
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祝病者殺猪狗以禳
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之死者埋之

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
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餈其市無錢以
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其禮則
拱手退身爲喏跪右膝拱手搖躬爲拜其節序元
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稅賦隨用度多
寡而歛之夫謂妻爲薩妻謂夫爲愛根婚家富者
以牛馬爲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婦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欲納之
卽携而歸後乃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父死
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伯叔死則姪亦如之無

論貴賤人有數妻金重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
舍男女爲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
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
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
之克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主有時而拜服真紅
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
職也皆擇其道行通高者限三年爲任滿則又別
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
並服紫袈裟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爲滿有
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

訟者杖以下決遣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金國亦崇重道教與釋教同於帥府置司正曰道
錄副曰道士擇其法錄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爲任
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置道階凡六等有侍
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金國
之法極嚴殺人剽劫者搯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
人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錢物贖其贓以十
分爲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
以物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
罪無輕重悉笞背脊州縣官各許專決常刑之外

又以革爲囊實以沙石繫於杖頭人有罪者特決
其背大率比杖之屬數尤多焉熙宗立首除沙袋
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曰皇統
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流者
止流犯人之家屬徒者止五年杖無大小以荆爲
之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脚腕以鍊
爲鐐鍊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
如半限滿則依舊爲百姓惟僧尼犯姦者死強盜
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強姦者劓死則與古法
異金國以赦宥最爲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

或遷都或災異並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
赦必有恩內外大小文武百官並遷一資熙宗季
年一歲二赦海陵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犯姦
宄更不議赦不二年躬自蹈之迨世宗立數年間
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紀間云北朝惜赦十五年
才兩見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後不惜赦耶金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古之制尤簡後
慮中州懷土之意始制屯田軍非止女真契丹奚
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
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克口食春秋量給衣

服若遇出軍之際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斛錢不
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種亦無不足之歎屯田
去處大明府山東河北關西諸路皆有之約一百
三十餘屯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處皆不在州
縣築寨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金
國酷喜田獵一出后妃親王近臣皆隨每獵則以
隨駕軍密佈四圍名曰圍場以待狐兔豺狼散走
於圍中國主先射之或擊鷹隼次及親王近臣出
圍者許餘人捕之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
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樂畧不間別與父子

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早者始議畢卽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特將任其事暨師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賞之舉以示衆薄則增之金國以金德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銷爲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卽以素白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綉旗二如大禮祀

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然五方五星五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旁有數十人各施大繩以備颶風執旗者名曰蓋天勇士金國王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黃袍玉帶黃蒲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日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等金國上自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醜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子若迎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果爲

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物以相贈遺僧人奉酒於賓以相贊祝祈懇名爲過醖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者爲不知禮

金虜大禍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猶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道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金寇遂爲烟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撒花

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有薦枕者以未出適女侍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婦女不問其有夫無夫及閹閹高者女真浸忿遂叛近者北兵侵犯城郭于民間需索金銀等物謂之撒花不曉其義蓋夷狄以此爲重禮者國朝三佛齊註輦國遣使來朝命宴延和殿其使胡跪于地先撒金蓮花其次珍珠龍腦布於御座前謂之撒殿花初至闕先具陳請詔許之方敢施此亦所以重中國也撒花之名蓋亦有自來矣

宋南北使臣禮

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垂拱殿賜金帶一條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紗羅五十兩各色綾絹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五日玉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盞每酒一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五百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書昨見

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細酒三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麵三斤油半斤醋二斤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二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想其事勢不得不然耳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有必然者寧不卧薪嘗胆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君臣宴安於湖山哀

哉

二百白米二升中酒常世
 柴三束土酒酢六量糝羊肉
 醴二升鹽半升餅一升白米三升
 三十量糝羊肉八升果子益五百酸三升
 餅莫信聞限曰靈之壽中時對昔對區日命醴酢

稗史彙編卷之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帝王類上

尊號之始

項峻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號曰天靈即帝王尊號
 之始也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或以謂三
 帝之號周列國或有之楚郝敖杞東樓公莒茲牟
 公是也秦有天下李斯王綰請上尊號曰泰皇至
 唐高宗上元二年九月壬辰始稱天皇中宗神龍

元年十月上尊號曰應天皇帝玄宗開元已後宰相始率百官上尊號以爲常制宋朝神宗熙寧中上以虛名無實遂罷之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日康成舉其偏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大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予以

軒轅爲皇何故謂之皇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皇之始

項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張情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卽生天皇氏萬八千歲此稱皇之

始也

事物紀原

帝之始

由天皇至燧人皆稱皇故有天皇地皇人皇而燧皇

及太昊帝王世紀曰帝庖羲氏繼天而王為百王
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此稱帝之始也

事物紀原

皇帝之始

世皇帝紀曰五帝之初有天皇黃帝尚書呂刑曰皇
帝清問下民蓋周穆王始以言唐堯也史記始皇
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曰六王咸伏天下
大定各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其議帝號王縮李斯
等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取貴上尊號王
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承上古位號號曰皇帝

王

夏商之前皆稱帝自周始降帝為王然夏啓之其誓
稱王曰嗟仲虺之誥湯曰惟王不邇聲色則二代

雖號帝亦稱王也

事物紀原

天子

說文曰古之神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
苞曰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

兄弟日月

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母地於方澤之祭兄日於
東郊姊月于西郊

今上

司馬遷作史記凡指斥君處皆依違不正言但稱曰上漢武本紀曰今上之類是也今臣子亦呼天子曰上由司馬子長始也蔡邕曰上尊位所在不敢媒言尊尊之意也

事物紀原

陛下

周以前天子無陛下之呼史記秦李斯議事始呼之耳蓋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但呼陛下因卑達尊之義霍光廢昌邑王丞相楊敞奏稱臣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至後漢上皇太后疏亦爲常制

萬歲

自古至周未有此禮按春秋後語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遺王書願以十城易之趙遣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呼萬歲又田單守卽墨僞約降燕皆呼萬歲馮驩之薛召諸負債者合券乃矯孟嘗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皆呼萬歲至秦始皇殿上上壽羣臣皆呼萬歲見優孟傳蓋七國之時衆所喜慶於君皆呼萬歲後臣下以爲常制

事始

山呼

後人以呼萬歲為山呼者其事蓋起于漢武時按武帝本紀曰元封元年正月登嵩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迄今三呼以為式因號山呼

事物紀原

上壽

通典曰禮有獻壽無上壽惟詩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幽風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非灼然明文要是彷彿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得而言也漢其叔孫通定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置酒殿上尊卑以次起上壽其事本起于此史記項羽與漢王飲鴻門項莊人為壽則茲事已見于漢初

矣按淳于髡傳髡對齊威王侍酒于前奉觴上壽及楚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皆戰國時事蓋不自漢始也

事物紀原

官家

劉向說苑曰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為官家則猶言帝王也僧文瑩湘山野錄曰真宗問李仲容何故謂天子曰官家處對云蔣濟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

之德故曰官家爲小異爾按晉書五行志安帝義
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作荻則晉末之語已云
然矣隋唐之前稍云大家自茲世以稱至尊

皇帝釋義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
諦也能將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釋義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同號之義也堯曰
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
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

因而不改

乘輿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乘猶載也輿猶
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
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
之車駕

行在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
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
泰山則曰奏奉高宮依違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

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行幸

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

御

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

策書

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誅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者也

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篡古法
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
非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
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然

五運

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項峻始學篇曰
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起自天皇氏始也王子
年拾遺記曰伏羲以木德王位居東方以含養蠢
化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疑五德相乘之
始也後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

開元於太昊注云謂庖羲始以木德王也前漢郊
祀志贊曰劉向父子謂帝出乎震故庖羲氏始受
木德馮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羲爲
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卽帝王五運震爲木起
自太昊也多轂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
向以相生自伏羲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
魏以還共遵劉說孟詵錦帶前書亦曰伏羲始以
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皞

事物紀原

五德終始

宓羲氏始以木德王生火故宓羲氏沒神農氏以火

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
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
昊氏沒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沒
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帝堯氏
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
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
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
祖以火德繼之

國號

後漢書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厥有氏號

莫不開元于太昊注謂太昊號庖羲炎帝號神農
黃帝號軒轅蓋自燧皇而上止以自名未為天子
之號也至太昊始以庖羲為代號云

事物紀原

春王

春王者庖羲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
其上有青龍遶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一十
二年而生庖羲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
鬚垂委地或又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叶以天時
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
其聖故曰庖羲亦謂伏羲受混沌之質人必其教

故曰宓義至德被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
木德王故曰春王其明睿照八區是謂太昊昊者
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於木德其音附角
號曰木星

九十一代

鄭玄六藝論曰燧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
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曰九頭紀一五龍紀
五攝提紀七十二合洛紀三連通紀六序命紀四
凡九十一代

伏羲六佐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

通爲中職仲起爲海陸陽侯爲江海

論語摘
輔象

女媧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

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

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

風俗通

房州上

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搏土爲人民之所乃古

跡在焉

錄異記

女媧地出杜宇天墮

抱朴子

繼伏羲

氏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氏女乃伏羲之妹
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氏各女夫猶國各有女真

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

神農

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在焉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一名藥草山山中有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藥者也述異記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尸

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厭世於崑臺之上留其冠劍佩鳥焉昆

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題銘及升遐後群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理皆質 帝十歲知神農之非道改其政子帝周遊行時元妃螺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軒轅本紀 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王水黃帝經序 竹書云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象帥諸侯以朝之故博物志亦曰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

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祀之七年不還乃立顓帝左徹亦仙去抱朴子今本稍異子貢問孔子曰古

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

面也尸黃帝立四面登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為

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軒轅本紀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

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於水際與皇娥燕戲奏嫵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西海之濱有孤桑樹直上千尋葉紅樞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衣結薰茝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琴梓瑟皇娥倚瑟而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蒼天蕩蕩望蒼蒼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

此白帝子春歌曰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逐影窮
 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
 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
 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
 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
 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
 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
 之類或似人鬼之形有水曲屈亦如翔鳳之狀有
 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
 亦因以為姓末代為龍丘氏

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堯

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之綺弗衣
 也竒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淫泆之樂
 弗聽也宮垣屋室弗堊色也榱桷柱楹弗藻飾也
 茅茨之蓋弗剪齊也黼黻之絺履不弊畫不更為
 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不
 以私曲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于無為

六韜李固傳註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

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

之太平

戰國策

舜

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
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子尸元
魏張淵觀象賦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注
昔舜將受禪于堯先有星以負而無鋒芒言舜當
用土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
以兵事爭競也本傳

舜師五老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
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

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
連珠合璧祥瑞應焉萬國重譯而至

夏殷稱帝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帝禹至於帝履
癸曰帝桀殷本紀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
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
獨桀云帝哉周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
號為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
不及五帝始貶帝號為王故本紀皆帝而摠曰三
王也又譙周曰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

帝名配之見索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於此

夏禹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于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隋巢子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調禹曰勞子之形後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

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于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靈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賫符以問孔子曰吳王閑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于洞庭之包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聞

吳越春秋又見甄正論

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疑山東南曰天柱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

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殺
 白馬以祭之仰天而嘯忽然而卧夢見赤綉文衣
 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
 導水之方者齋于黃帝之岳三月更求之禹乃退
 齋三月登宛委山發石果得其文乃知四海之根
 百川之理鑿龍門通伊闕遂周行天下四瀆所至
 名山大川召問其神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

吳越春秋

夏桀

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
 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問于馮夷曰何者爲殷

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博物志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嬉女焉妹嬉有
 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
 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殷亡

國語

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
 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
 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
 也

管子

桀時太山走山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
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周公謂魯公
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商湯

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
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
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
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
殘之遷于南巢說苑

商紂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抹馬金闕之歌

韋昭洞曆紀

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為天下
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
乃偽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耶明既衰耶何惡貌
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妲己
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乃欲以
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
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
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

潛夫論

周王季

王季歷國而死文王若之有不忘姜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匪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春秋文丁執王季於塞庫困而死竹書

文王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天下二垂歸之紂聞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旦恭儉而知時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

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干合因費仲以獻紂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爲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紂聞之曰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淮南子

武王

武王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曰之薛膠鬲曰無我欺曰不汝欺也將伐紂曰曷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

是報矣膠鬲以是日報紂是日雨甚卒病請休西
 伯曰膠鬲已報其主以雨進兵救膠鬲之死也呂氏
 春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三旬
 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崇在周丁侯恐懼
 乃遣使者詣武王請舉國為臣虜武王許之歸為
 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叛
 義今已遣人來降勿復過也使去尚父乃以
 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
 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乃止丁
 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

獻白雉大公公金匱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

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眾威

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

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

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

聖人臨眾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

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世紀

成王

杜林疏曰成王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
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東觀

中陽升曆

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及為天子祠豐故宅漢舊儀宋

謝莊求賢表曰升曆中陽英賢起于徐沛受籙白

水茂異出于宛荆南史

又景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

詔景帝之世三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
者三之一焉則史稱其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
世之所不及也

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
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
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
高仍有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為已
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
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

將欲肆寬惡於朕仍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造裸遊館百間採綠苔桃杏梅李芙蓉竹柳沿河種植如屏以蔽內外觀者周流澄澈乘舟以遊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宴飲帝嘆曰使萬歲如此則爲上仙也宮人十七以下二十以上者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

茵墀香煑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昭烈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留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昭烈顧命

漢昭烈勅後主蓋其屬纊之言也風義嚴正詞旨和平三代已來僅有此顧命耳曹孟德英雄冠世臨

歿嗟咨涕洟貽戀婦人分香買履又令銅臺總帳
 朝夕望食西陵其志趣之真瀕死迺見孫權晚節
 溺愛寵姬嫡庶之間肆亂吳國其詒謀視曹又不
 及矣昔賢云死生之際可以觀人曾子臨終易箆
 而啓手足是也昭烈之言曰母以善小而不為母
 以惡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大哉帝謨豈
 惟後主之監規實迺百王之著蔡

少帝子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
 斬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

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皆斬其夕復夢所
 戮者曰汝枉殺我我已訴上帝帝集群巫與六宮
 射鬼帝尋被弑出廣古今五行記

梁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諱衍字鈞遵

初為雍州刺史舉義殺齊

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
 以為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正德及圍
 臺城陷帝孫永安侯確即邵入見帝帝曰可一戰

否曰不可歎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夫
 復何恨景幽帝於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為簡

文帝

韓綱字世續

景又幽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序曰

有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云天

道何茫昧萬途那可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

又曰寶劍還藏匣神龍遂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

堪著書景燕帝知不免因大酣醉以土囊加之而

崩景立預章王棟為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

諱高 繹字

世誠高祖 第七子

命太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

誅景即位為元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

視戰為詩云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資燄

玉疊鼓亂攢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

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為詩曰長

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園陵五杏樹空得動畊人

又曰南風且絕愠西鄰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

封禪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舊

京為皇太子太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

殺太子是為敬帝

諱方智 字惠祖

帝即位封司空為陳王

陳王受禪以帝為江陰王

陳後主

陳後主恣驕荒于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常使

科身勇新 卷之十七
張貴妃孔貴嬪等八人夾坐江摠孔範十人預宴者號曰狎客

陳後主至隋宥之給賜甚厚班同三品及從東巡登印山侍宴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并表請封禪隋文優詔謙讓不許

北齊

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温公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未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神武先兆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爲奔走之友貴會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逐至迴澤有一茅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毋盲目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鑿鑿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出三國典略

齊文宣

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曾見天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

智呼爲阿禿師帝與諸童兒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梁符命

梁武帝兩髀駢骨項上隆起右手爲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貴之象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登岸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年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後至

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

出獨異志

唐高祖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詢於安樂寺智蒲禪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吉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眎秦王曰即君與

大人並叶兆慶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
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
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
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

出廣德神異錄

唐高祖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
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
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
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
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

此宜以少牢祝石龜而酌送之

出廣德神異記

唐太宗

唐太宗起兵晉陽以宮女脅父稱臣借助突厥使以
夷狄攻中國是為陽受制于陰故唐三百年間世
有陰禍業由太宗耳武氏少入宮中乃子乘而烝
之再傳而改唐為周已亡社稷矣廬陵反正韋庶
專制宮闈及明皇父子貴妃良姊踵竊內權馴致
京函失守竄絕益州幽父西宮建寧橫死代宗已
後權移寺人威辟自由廢君立主因循弊陋底於
唐亡皆陰物為尤而作則不善也嘗聞大業之末

泰山道士徐洪客上書李密有乘時席卷直指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能用惜劉文靜諸人不能持此勸太宗顧堂堂正正之陣而爲婦人女子之謀也然洪客則亦奇矣其人當李密敗後竟不出豈其以太宗出師各號既定國是已成而貽燕之弊不可救耶

畫像

周杜良作唐太宗畫象云仁爐義炭道薪德火

摘瓜手

人君號能用才者莫如唐太宗然瀛洲十八人許敬

宗乃得與蓋如摘瓜手耳取之旣多其中不能無濫

掃國真人

隋裴寔待選京師一日郊飲遇一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冊上聖告寔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寔醉卧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真人者太宗之削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小字也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冊蹕滅身兵冊之云其憲宗之謂乎

唐玄宗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
 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
 罰焉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
 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
 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
 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劔角抵戲馬鬪雞
 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擊雷
 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
 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

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

舞以娛之 出明皇雜錄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整屋縣貞觀中忽有僧
 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
 為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
 入沛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瀍之歲額上皆有
 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
 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
 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

莊田今亦為宮觀矣有栢樹焉相傳為高祖在襁
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
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
言之出玉堂閒話

唐肅宗

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
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
視不憚肅宗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
是愛惜出柳氏史

彩局兒

開元中后宮繁眾侍御寢者難於取舍為彩局兒以
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宦璫
私號骰子為判角媒人

高力士庇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
髮盡白常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
及上至顧見宮室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
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為動客顧謂力士曰
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

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

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良家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庭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官家者宜可脩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殿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

甲而操劔顧謂妾曰帝命我與汝爲子自左脇劔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姬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頎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兒也負姬叩頭具服上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

飲乎

出柳氏史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沉厚形貌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於卧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上自鄆王卽位揆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果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

者無不動容

出杜陽編

紫明供奉

武帝宣內供奉賜坐食日露毬蜜鴛油山谷旣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燭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樽壘暫時隔破紫明供奉燭也

宣僖優劣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

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題云鄉貢進士
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
臣及政事卽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踢球鬪雞
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
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進曰或遇堯舜禹湯
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
好優劣卽聖政可知

昭宗

昭宗丁不可爲之時遭無所立之地人戲上尊號曰
避賢招難存三奉五皇帝蓋帝常曰朕東西所至
禍難隨之願避賢路三謂三主帝后及楊昭儀五
謂全忠行瑜克用茂貞韓建

人物門

帝王類下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姪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居其危矣

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進曰或遇堯舜禹湯
作禮部侍郎陛下不見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
好優劣即聖政可知

昭宗

詣全忠許備京用效貞韓裴之地人戲上尊號曰
蘇漢觀之願觀賀祝三監三主帝曰父財孫財正

釋史彙編卷之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物門

帝王類下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
族人市藥于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
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
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克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
道軍旅年十二三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酌于毗

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為龍虎子

北夢瑣言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

出北夢瑣言

却傳國璽

前世陋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傳國璽欲以歸宋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

僧夢金龍

普安禪院初在五代時有一僧卓菴道左藝蔬丐錢以奉佛事一日於菴中晝寢夢一金色黃龍來食所藝蒿苳數畦僧驚寤曰是必有異人至此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地取蒿苳食之僧視其貌神色凜然遂攝衣延於菴中饋食甚勤復取數環錢

與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
得志願爲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
也旣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名曰普安都人
至今稱爲道者院

宋祖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
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
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
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
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

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
城破乃批奏狀之曰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
其後輦輅至太原亦徇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
殺一人大哉仁人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
嘗有是言也 太祖爲太原鎮將舍縣人李媪家
媪事之謹他日訪其家媪則死矣得其子以爲御
厨使久之不遷求去太祖曰以而才地舍御厨使
莫可得也爵祿以待賢能而私故人使我愧見士
大夫而爾意猶不滿耶 李謙傳有招收將劉進
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

書總進陽遺其九晉帥趙贊得之以聞於太祖卽
詔謙傳械送闕下謙傳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
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

宋仁宗

宋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蚶初至
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有此耶其價幾何曰
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
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
不食

英宗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赦論宋治平中郎中
易知素貪驪旣食太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敬聞
韓魏公請論如律英宗不欲也魏公曰今而不刑
後將廢禮英宗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
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真宗

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而問之曰今日
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真宗
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
其源蓋出於此軾時爲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

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
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
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
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
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
願

仁宗愛民

至和初京中大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者內出二株解
之其一乃通天犀也內侍李舜舉請以爲御所服
帶上曰豈急於服御而不以療民立命碎之

裕陵

裕陵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
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
前代離宮別館遊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
蓋北有狂虜西有點羗汲汲左右吾未嘗一日不
念之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
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比之漢唐最
爲強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
矣上曰安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懼則可

仁宗英悟

真宗不豫荆王因問疾留宿禁中宰執亦以祈禳內宿
侍御藥李從吉因對荆王叱小黃門荆王怒曰皇
帝服藥爾輩敢近木圍子高聲以手中熱水潑之
仁宗繼位李從吉使其徒乘間言於上曰頃時先
帝大漸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執恐有異謀因
八大王取金盃熟水李廸以墨筆攪水中八大王
疑有毒藥卽時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
八大王見盃中黑水便不會根究翰林司且差攪
筆在熟水中也則甚計策當時八大王纔到禁中
便要出却是孃孃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卽去直

是無此事必李從吉唆使爾輩來說上卽位未及
一年英悟已如此

仁宗英斷

宋仁宗時王文正公爲諫官因問王德用所進女口
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
左右上色動呼內侍官使各賜錢二百貫令卽搬
出東門文正云不須如此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
人情皆一般若見涕泣不忍去決不能去之旣而
上卽閑說漢唐間事忽內侍來奏云已出內東門
去訖上復動容乃起其廢郭后也臺臣論列尚美

人上曰隨即斥去矣豈容其在宮中也上之英斷如此

鶉鴒詩

宋高宗好養鶉鴒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鶉鴒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卽以補官吁若高宗者可謂從諫不拂勇於受善者矣

虜人欲立欽宗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直院孫大鼎上疏有曰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懼亟取則難

洽於教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亦必竊聞虜欲立已言所以戀戀不死至三十餘年向非逆亮斃之則欲苟活以南爭者雖百歲心猶未已也

高宗

徽宗內醮命方士劉混康伏章出神到天府聞玉帝降勅命元載孔昇天帝降皇后鄭氏閣時鄭后誕彌月旣而乃降生帝姬上深誚其無驗未幾肅才人在鄭后閣生皇子是爲高宗生時紅光滿室及

高宗大漸之夕有鶴鸛數十盤旋于德壽宮候升遐則塔前行列若導迎而西去者頃之即沒烟雲聳蓋元載孔昇天帝乃度人經稱出真定光者位極西方天人之一也濟世中興信其來有自矣

又

尚書胡朶清世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爲此憶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如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哥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

於九哥也

高宗弟九

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

來迎瞽吾目乃陞車既歸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

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揆左翳

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日視物

足矣彼一日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

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

去后詢何以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累修靈泉縣

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

無得此可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欽宗在虜宋止

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事亦可疑

孝宗

昔宋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天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爲言上堅不從夫人一口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今世士大夫居喪執禮百日之外不御酒肉者幾何人哉况視萬幾者乎廟號曰孝稱美

皇明祥異

泗州志補遺載我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仁祖當時寓居其側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以衣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障世皆傳之其與商之玄鳥周之火鳥先兆厥祥何異信乎聖人之生不偶然也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詩聲絕詩就太祖因指雞卵爲題僧

史身錄 卷之十八 九
云一塊無瑕玉中涵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蒲
天星豈僧爲異人已先知真主假此爲之兆也

太祖嘗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因觀
惟有土神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
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 帝因出對曰千
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邦大
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于上坐
是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
馬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高皇神應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
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遂命右首山可喚爲雞鳴
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
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
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
平

閱江樓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未造上乃先
令儒臣作記文成 上覽之曰朝廷乏人矣昔唐

太宗繁工役好戰爭宮人徐從容上疏曰地廣非
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今所作乃皆順吾所
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遠矣樓竟不作乃試作記
者耳

皇太孫

皇明初淞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
爲督府掾里中老人與掾有私怨乃囊牘至京擊
登聞鼓訟之期在必進適高皇帝不豫皇太
孫監國懲創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
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我親軍禁鑼

否架造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厭火多虎患
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
訊餘奏皆無狀乃抵奏于地逐諸老人

建文始末

太祖末年將傳位太孫而知其不終也旣大漸乃授
以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燕王入
城窘迫無計啓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及披剃之
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坵而走時
宮中火起倉卒咸以爲建文自焚無人知其變服

出走者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

或曰武當山

至正統時

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紙筆卽書云告狀人某姓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卽真也我與爾無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欲復出何爲乎曰吾老也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爾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

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無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還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葬以公禮今世傳建文詩一篇曰流落江湖四十秋而今霜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

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太宗求姚廣孝

太祖將封十王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用臣當奉一白帽子與王戴也
蓋言皇字欲弼成爲皇帝耳旣而文廟自求廣
孝于太祖許之一日文廟召廣孝侍宴寒甚
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曰
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廟大喜遂有興
師南征之圖

內府數珠

北虜南牧黃河之曲上命彰武伯楊信將兵勦之
遂調大同宣府寧夏三鎮精兵各三千爲策應給
內庫冬衣遣使犒之予於是有寧夏之役七月二
日進內府乙字庫關領見內官手持數珠一串色
類象骨而紅潤過之問其所製云太宗皇帝白
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骨徧野上念之命收其
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回又有
頭顱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皆胡僧
之教也

太宗不忍易服

永樂甲辰禮部尚書呂震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徧語群臣明且易服學士楊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此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因忤震震怒用尚書蹇義議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具奏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

朝退上召士奇等諭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

因嘆張輔知禮

午節遊幸

皇明每端午節賜朝官喫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文武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后幸內沼看刺龍船砲聲不絕蓋宣德來故事也丙戌歲砲聲無聞人疑之後聞供奉者云是日內奏放砲上止之云酸子聞之便有許多議論上之顧恤人言如此

御衣

皇明尚衣縫人云 上近體衣但用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 家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家挑撻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袴者暴殄過分甚矣

內臣出獵

永樂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彼意一時之言未必遣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

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

却柳溥獻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旣至 上謂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耶 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獻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旣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禁殉葬

高廟 文廟 仁廟 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
臨朝時召 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
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遂爲定制
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英宗寬厚

正統中三殿成受賀大陳禮樂百辟濟濟一時偉麗
之觀甚盛而容臺贊拜之際偶眩於金碧輝煌遂
誤呼五拜覺之無及矣廷中皆惕息謂大失瞻望
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隨舉劾 天顏忽笑曰今

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是多了也罷其人謝

恩就位頃之

賜宴極豐渥

英宗異兆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 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女
入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 乘輿
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猶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
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效順之謀益篤

英宗疑曹吉祥

一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輩無噍
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侄欽亨有侄彪皆掌精

兵在北邊內事有變當入救京兵不能敵也。上
口諾而心惕然謂彼於禁中舉事直如此易使欲
自取何有乎以是恒銜深疑未幾欽彪繼反。上
益信故於功臣罕終保全且嘗有密旨他方有
警不得調北邊軍馬往征及入京

責虜失信

英廟復辟二年有吟吟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
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也曩時許以
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
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

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反狀旣明而英
廟疑之亦有在矣

加厚汪妃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汪妃
雖立爲后卽遭廢斥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猶可矜憫。上惻然曰
卿言是一日。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
舊府如何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
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甚得其所

釋建庶人

天順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十六年意欲寬之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遂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敕軍衛有司供應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闈者二十人婢妾數十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

母姐奶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英宗四事卓絕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群臣兆民若喪考妣以爲神德聖政不可殫窺四事猶爲卓絕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遣差內官出擾郡縣復 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此皆自昔君人甚難而出於 帝之剛明獨斷所謂度越百王者也

景泰帝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親自臨視命二人講
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對以左
中允兼侍讀呂對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皆
曰五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 命取官
制視之乃 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
臨幸二人因改坐於傍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
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後至館
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時淮上大饑 上於
棕轎上閱疏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王竑
奏輒開倉賑饑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吾百

姓也

孝宗

孝廟在青宮仁孝恭儉今聞已浹四海比諒闇營麻
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於靈幄側蹠踊
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
臆研覈旨義有未得卽 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卽
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
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邪中外
度其必有深譴早朝 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

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 陛
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爲朝廷盡言
孰爲狂邪健出不意慚惑無地時中官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孝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爲言
上謂左右曰彈琴何損於治勞此輩云云然終
不以爲忤也蘇人有金某者得古琴曰霹靂携入
部介所識巨璫以獻 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
帑金千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齎金某自 上臨
御罕有醜賞者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日賞畫工

吳偉輩綵段數疋 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
夫古先哲王多寓意於琴畫豈與玩物者等論然
猶容恤人言可以仰窺聖度此所以成一代之令
主歟

神怒江彬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
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
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喬白巖堅閉不納是夜
武宗宿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
死衛社稷者也

世宗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至放
 勲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
 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徐講論語
 魯子有疾章至烏之將死四句既而有 御札下
 閣內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
 何必諱明日還補講章進來 上之英明特達如
 此而顧徐二公進直言不諱亦以見當時臣工純
 正不阿習尚之厚迨後則棘闈命題程文多方顧
 忌毋亦獻諛成風歟

肅皇英斷大類漢武其時神仙土木及征伐禮樂諸
 大事無所不具恨少子長寫之遂令千載而下無
 由見其才畧耳嘗每夜醮罷輒攤數席鱗集章疏
 首邊報次諸省監察次臺諫次吏部餘部寺各以
 次陳訖便懸燭 命兩牌子宣讀其無難處者尋
 從中下稍涉疑慮卽示閣下分票票或再易不當
 然後手批定奪故分宜能迎而卒弗能逆也胡纘
 宗繫獄多年忽京師大旱禱而不雨 上省之隨
 出胡于獄而雨卽大至皆以爲赦胡故 上怒曰
 我自禱而得雨烏有爲匹夫而動天者仍追而杖

于庭已乃遺之還此如天雷擊人豈無候中者然
寧候而必不使人測於乎明哉

上嘗語近侍曰竊在公財以肥家者文武皆然譬之
羅麵文臣竊于方羅時竊者無迹主者無考武臣
待既羅後或爲餅餌始竊則竊者有數主者必知
矣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間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
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
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
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

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
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
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卽有復召夏閣老
言之旨

太上皇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名煇他官切一名執嘉后紀載高祖
母曰昭靈后

太子

唐虞而上皆傳之賢故無大二之文夏商之王雖傳

之子其文畧矣至周始見
世子之目武王繼
之稱太子發此其始也漢天子號皇帝故其嫡稱
皇太子此其始也事物紀原

東宮讀寫

宗時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擬講讀等官且曰
先讀何書賢對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
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
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
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
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

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校正以此寫字不佳賢
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

景泰易儲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走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
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遂駕其說
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
救符取
襄王世子去矣即于一
兵詣南
上

皇復位遂以三文輩爲

臣諂于

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不得遂其所私乘此機圖之耳且以爲有社稷之功故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又爲亨所嫉而出之又未幾而亨復遭烈禍天道之好還如此

景泰欲易

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

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感惠

遂以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會文武

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卽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擇日冊立卽以召僚羨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莫甚於此

易儲召襄

景泰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死不蔽法耳卽赴東市于言前丁寸卜馬悉在吾掌中天二十八

可兵

今日一冠秀...友即臨則賦詩

病久不朝于謙等率諸大臣請舊太子身監

太上還內議畢具本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
候十六日早進稿留于宗伯姚夔家諸臣中有一
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先於
十五夜部署整定至五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
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皇太孫

晉永康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二子臨淮王爲皇太孫
齊永明十一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爲

皇太孫唐高祖欲立皇孫重昭爲皇太孫

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大
孫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稗史彙編卷之十八

終

人池其... 十五夜... 亦有内... 應者

蘇氏謝耳請回黜類乎

即皇幸麗斯宗劫平十五

謝耳請

皇太孫曹高... 皇太孫

皇太孫

